

落在你一生中的雪

化雪總比下雪冷，那些潔白而寒冷的微粒，幾乎要把周遭的溫暖通通耗盡似的，終於變成了水。就像哪怕隔了時光和歲月，回憶卻甚至比經歷的當時更加活生生。讀王蒙的《悶與狂》時，總有這樣的感覺。

雪是飛鴻踏雪的雪，水是如人飲水的水。

開篇是黑貓和梨落如雪，結尾是雲朵與山石嶙峋。作者筆下的一切讓我熟悉得有些莫名，幾乎如同先驗論般，一早便看穿整個命運。只是後來才得知，作者和我是同鄉，內心升騰起一種奇異的釋然。

我們成長的那片曠野，無比相似又截然不同。我從未見過橙紅眼珠的黑貓，從小奶奶家養的是一隻綠瞳白貓，有著所有貓都有的名字：花花。梨花落下的瞬間我大約也沒有見過，或者是見過又忘了，我離開故土時過於年幼，待到後來沉醉于一樹梨花翩然之時，已經在江南成長了近十年。但是棗樹上的“洋拉子”、玉米秸和樹枝的燃燒氣味、蝸牛爬過草葉留下的晶亮痕跡、飛翔的星星、冬菜和羊頭肉、高大的槐樹和落了一地的桐花，直到將近七十年后的我的童年記憶中，依舊存在。這些記憶裡的碎片是絕對的私人領地，不捨得與他人分享，應該也分享不來。我們各自在記憶裡敝帚自珍，靜默地告別著那些舊事與故人。但在流年如白駒過隙劃過之後，一旦追憶，那些蹶然的足音依舊無比清晰，一切又似乎近在咫尺，幾乎只要輕輕觸碰，那些過往就會循著你的足跡，走回最初的小屋，推開木門，與你共飲一壺溫熱的米酒，細數別後風塵。不知，或許多年以後你我行事倥傯，想起最無憂的歲月時，是不是還是能滿臉笑意。

在十九歲的燈下讀《燈下的十九歲》一章，說起來突然覺得有些奇妙。那些關於愛情的東西固然綺麗，靈魂的豐盈才是必不可少的。我的十九歲和作者相似又不同，讀書寫作是大家都會做的事，但是書讀得不一樣，寫的東西也不一樣。我其實並不醉心于奧斯特洛夫斯基和巴甫洛夫等人的前蘇聯文學，當然那些書籍也有其許許多多的長處，但我還是會覺得它們的出名是時代和政治的產物。在當時情境下，也許許多和作者一樣的年輕人從中找到了人生的目標和希望，但是于我，前蘇聯的文學更像是玻璃櫃里的展品，一面描寫舊時代的黑暗，一面又過於理想地期待新生活。這樣將現實與幻想雜糅，使得它們美好而易碎。對於精神力量的期待過高，或許不一定是好事。高中時學歷史，記得

當時老師說過一句讓我印象很深刻的話：蘇聯十月革命是成功了一場不可能成功的革命。而在此之下衍生發展出的各個文學作品，也都帶著一種幾乎不可能實現的理想。但這些理想還是鼓舞著之後幾代人，讓他們從中獲得持續對抗生活的精神慰藉，他們也如同這些作品一樣，去鬥爭、去反抗，儘管很多時候是徒勞；他們年輕的生命、年輕的靈魂，也如同書裡那樣易逝卻永駐。而相對來說，文學性較強的詩歌散文小說，才是我的心頭好。我還是會讀托爾斯泰，讀陀思妥耶夫斯基，讀普希金，並樂在其中。而那些李商隱、曹雪芹，也自然是百經錘煉的經典。我總是覺得，很多情況下文學的魅力就是在於那些看起來並沒有什麼實際功用的無端嗟歎，是那些字眼讓我感知到我所身處的世界，讓我感覺到自己當下這一秒的心跳，讓我去想起那些耿耿於懷依依不捨念念不忘的熾熱。文學不能代替柴米油鹽，不能代替一蔬一飯，它是我平凡歲月裡的不滅幻夢，是我無堅不摧的英雄理想。

當然文章要言而有物，但是所謂“有物無物”，很大情況下也是由讀者決定的，甚至連筆者都只能占一小部分原因。文字的技巧、所表達的內容並不是引起大部分的“身臨其境”、或是“共鳴”的主要原因，而重要的是讀者把它們與自己的某一段經歷所聯繫起來，這其中的種種意味，都是讀者自己賦予的。幾年前有幸聽過作家葉兆言老師的一場講座，散場之後我問他：一個作者是怎麼去堅持寫作的，在還沒有出名的情況下會堅信自己會被人看到嗎？他的回答我一直清楚地記得，他說潛在讀者一定會有，但是只有堅持寫作才會有更大幾率碰到讀懂你、喜歡你的人。我當然算不上作者，我只形容自己是一個寫字的人。但我收到過來自遠方的來信，寄信人在信裡面寫到她寄信的原因就是讀了我一篇發表在雜誌上的散文，覺得很受觸動。其實她信裡寫到的種種情感，大約已經與我當初寫作時想表達的相去甚遠了，但我還是深深震撼與感動。因為從此之後我開始相信自己的文字，即使單薄蒼白，也有它們存在的意義。它們讓我堅定地在齒少氣銳的歲月，無悔用自己青澀稚拙的筆觸去描繪生活里的歡樂和疼痛，並將它們散落在不知名的夢境深處。曾有人因之與我邂逅，曾有人因之找到歸屬，曾有人因之靈魂顫抖。這就夠了，這已經是全部了。所以，我一直未曾放棄寫作，也一直未曾放棄閱讀；我堅信我所讀到的文字會帶給我力量，我也堅信自己的文字能給別人些許支持。而事實上，那些力量，並不來自文字本身，而來自我們的內心，是我們自己給自己的在昏晦無光的世界里的一點救贖。

而後，幽默犀利語言之下的亂象。從我自幼所接受的教育中，大部分總喜歡把中國

大陸一九六六至一九七六這十年給予一些特殊對待，或是閉口不談，或是大而化之地一筆帶過，不知道算不算是“粉飾太平”。但我覺得這段時間既然存在，就有其特殊的意義。我們可以從中吸取教訓，也可以從中得到經驗。對於民主、法治來說，當然是發展上的曲折，但也是這些苦難，造就了我們今天所熟知的一批文學大家。那些文字，也是屬於我們民族歷史的一個部分，它們一字一字在清澈無比的黑夜裡迴蕩著，一聲一聲在沉重無比的軀殼里轟鳴著。古人言君子固窮，雖說有些片面，但也不無道理。年輕的文字固然有年輕獨有的靈氣，但時間和閱歷的確能賦予文字厚度。我還是非常崇敬那些文字的作者，是他們沒有被眼前的黑暗摧垮，自始至終在尋找光；是他們不被摧折的氣度，讓我們在回看當初的荒唐歲月時，依然堅定地相信正義和真理終究會到來。

不得不提的是永遠避不過的盛景——年輕。我尚且還處於這個夢里，又或許可能勉強得以窺見些許前途的天光。在這個夢裡面是姹紫嫣紅，是星斗滿天，是繁華錦繡，是光風霽月。我相信自己的年輕，是因為我還做著激越昂揚深情款款的夢，無論什麼我都願意去嘗試。等到有一天，我開始清醒而冷靜地意識到一切，相信久別重逢哪怕年華逝去也是好的結局，我大概就不再年輕了。要做什麼夢自然是每個人的自由，什麼時候夢醒，雖然不是完全，但很大程度上也是由自己決定。因此，我衷心希望自己的這個夢可以做得長久一點。而再之後的一切，像宿命一樣排山倒海而來的人生規律，我也會一一去體會。永遠有人年輕，也永遠有人老去，在自己想做那些事情的年紀去做，無論成敗，那些經歷都是閃著光的，因為正是它們讓我變成了如今的我，回首望去大約也不會後悔。生理上來說，人當然會衰老，這種生理上的衰退有時也很有可能導致內心的一同老去。蘇子筆下寫：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身邊的人會和時間一起離開，時移世易自然而然，孑然一身地來到世界，也會孤孤單單地走。並不是因為世上美好都是有壽命的，而是全部都有壽命。只是美好的離去令人扼腕歎息，但不能否認時間也帶走了許多黑暗醜惡，如同一把不留情面的雙刃劍。擁有過就是最寶貴的，一切事物總有靜默如煙地離去那天。我知道總有那天，但我活著，就是要去體會的。很多時候我願意去親身實踐，別人對於某件事情的經驗是來源於他們自身，那些所被稱道的悲歡離合哀榮歌哭，是別人生命裡的。哪怕是同一件事，不同的人也是冷暖自知，我要有我自己獨有的記憶和感受，反正不回頭，反正也回不了頭。

紛紛揚揚落在每個人一生中的雪都不盡相同，有人在冬天飲雪水，有人會回憶每一個雪霽初晴的日子，有人仔細地觀察每一篇雪花，有人將它們拂去棄之若履，但最後，

結局是一樣的

——白茫茫一片大地真乾淨。

參考資料：

1. 王蒙，《悶與狂》。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4-06-01。